

印象太原

晓来谁染柳林醉

邢育红

柳林河位于尖草坪区、阳曲县交叉处,从地名上看,柳林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地方。再加上清清河水,新开发的汾河二库风光,早就令人神往了。去柳林河有两条路:一条是乘太原—镇城底列车,在途中扫石站下车;一条是乘汽车沿汾河二库专线即到,我们选择坐火车。

火车在丛峦中穿行,两边山野、村树飞速掠过,金色的秋景让人振奋。扫石小站点缀在丛雾霭间,走在长长的站台上,犹如走入一幅蜿蜒的秋山图,又似简约的写意画。

“水碧山青塔影斜,群峰高处悬泉。柳林最是晨晓日,双轮相映辉满天。”出车站,过隧道,下一陡坡,就是柳林河了。时令虽已近深秋,但满坡的红叶还未凋尽,偶尔向阳背风处仍有绿色。转过一个山头,眼前突然一亮,境界豁然开阔。但见波光粼粼,船影点点,塔寺倒映,垂柳半掩,好似江南水乡入画来。一轮朝日照耀在水面上,像燃烧的火焰,又像碎金闪烁。再往前走,过一座不知年代的石垒门,迎面山崖上有“天地造化两黑洞”。上洞陡峭,高不可攀,下洞虽在半崖,但荆棘丛中有一条小路。石洞幽深,顶端岩缝亦深不可测。

柳林河整个地段由西南向东北蜿蜒崎岖约8公里长,两岸山峰壁立,姿态众多,有的似舰艇,有的似驼峰……我们一路欣赏着,感叹着。前面隐隐的桃杏林中,掩映着一个村庄,远看古柏参天,肯定是一处好所在,我们不由得加快了步伐。

游罢北岸,我们又去柳林河南岸的悬泉寺参观。涉过河滩,有约半里长的临崖水路,库水碧波荡漾,深不可测,走起来必须十分小心。前面不远处是“河神庙”,渡口停泊着几只小船,河面上漂浮着群群鹅和鸭,或排成一行行,或组成一排队,惬意地游着,时而嘎嘎地叫着,很是有趣。

眼前正在修建的汾河二库枢纽工程大坝高84米,雄踞隘口,百川汇流,形成方圆几百里内最大的水域。大坝顶高高的现代化标识,直指蓝天。届时,汾闸一开,库水哗哗,下游流域碧波万顷,缺水的省城也将如润甘霖。这是一件“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”的好事啊!不知谁说过,“水是山的眼睛,山是水的脊梁。”山水兼备的神奇景观,也为尖草坪区的旅游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。

悬泉寺是我市重点旅游景区之一,整座寺开凿在崖半间,上有古刹层层,下有汾水潺潺,又有“古、秀、险、奇、野”之称。寺建年代不详,据考,北宋崇宁年间就有“悬泉”题额,因山涧常年有清泉点滴而得名。到明初期,晋王府将其据为己有,为晋藩的香火院,专为狩猎游乐和供应柴炭之地。明成化年间,始舍院为寺。清雍正时又拓展为上下两院,殿堂40余间。现崖壁上还可见到“悬泉胜景”“胜景壮亦”等题刻。最引人瞩目处是寺对面山顶有一塔,青峰隐隐,塔尖高耸,为二库最美一景。

寺中还有一“平安壕”,相传为傅山先生当年为百姓治病祛痛之所。这里支满了大大小小的护棍,据说能治腰腿疼,我们也上前支了几根。拜谒过院中诸菩萨,沿着新修的悬崖栈道,我们攀铁索,登楼梯,层层而上。从一巨石相叠的通天洞口钻出,顶上松林中,新设帐篷、毡房座座,可供游人歇憩,很有情趣。

峰顶遥望,库区建设历历在目,柳林秋色尽收眼底。古诗云“晓来谁染霜林醉”,面对如此佳山佳水,面对劳动人民创造的“高峡出平湖”的奇迹,怎能不让人感叹万分,流连忘返。



事事如意 牛力 绘

朝花夕拾

秋游芦芽山

董敏伟

9月的一天,天色有点阴,预报说有雨。我们一行5人,没有顾忌天气的变化可能带来的不便,驱车直奔目的地——芦芽山。还好,景区阳光普照,映入眼帘的,是越发茂密的中间夹杂了些许黄色树木的松树群。绿色是主色调,不算高,但浓浓的,密密的,时而近,时而远,时而高,时而低,错落有致,清爽怡人。我们纷纷拿起手机,拍下一个个美好的瞬间。

换乘前往马仑草原的大巴车后,一座座山峰在树木群中若隐若现,峰回路转,像海浪一样绵延起伏。我想起张家界的山峰,旖旎而秀丽;峨眉山的峰峦,险峻而巍峨。眼前的芦芽山风姿,其美兼而有之,其势恰到好处,自豪之情,油然而生。

车到达目的地时,天阴了下来。登上山坡石板路,两旁树木的根部大都裸露在地面上,像一只只巨手,紧紧抠着地面,细碎的绿叶像一把巨伞,因为离得近,便有了遮天蔽日的效果。树皮呈灰褐色,一片一片翘出鱼鳞般的样子。看介绍说此树是长在海拔2400米至3600米的云杉。

终于上到山顶。但所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蓝蓝的天,绿绿的地,牛羊缱绻,天地交汇的场景能见度只有十几米远的大雾笼罩。这样的天气,未免让人失落。

然而很快我就有了新发现。因为雾太浓,以至于看不见天,此时的雾就是云,云就是雾,整个人不知是在云里,还是在雾里,倒像是在天上了。人们常说如入仙境,现在应该就是身在其中了吧?

四季轮回,季节更替,美之所向,必是避开了不良因素与心境之结果。群居带来热闹,独处也未必寂寞。很多时候,我们的格局,决定了我们的广度。做个有心人,你的世界不会凋零。

风纪扣

刘补明

风纪扣,是男士制服领口上的一个搭扣,位置在上衣第一个扣子的顶端。准确地说,它不能算是扣子,应该叫领钩,由一眼一钩合成。这种领钩,是金属材料制成的,属于精致型的饰品,牵制勾连,共守咽喉。

风纪扣的名字古朴而雅致,容易让人联想到诸如“正风肃纪”之类的训诫。是的,各走东西的衣领顶端,因为有了风纪扣的维系,相向而行,共结连理;齐整对称,严丝合缝;显隐有度,冷暖自知。即使再随意的人,一旦系上风纪扣,便顿生出几分庄重与威严。特别是在一些特别讲究礼仪的场合,风纪扣的作用着实不容小觑。

记得我们当年的语文老师,一上讲台,便摘下帽子和手表,轻轻放在讲桌上。唯有风纪扣,从不触碰,春夏秋冬,严守始终。那举手投足之间的儒雅,娓娓道来的话语,与那一丝不苟的风纪扣,和谐而又默契。那画面,至今仍印在学子们心中。

小小风纪扣,扣住的是本分做人,规矩行事。

心灵小品

宽窄

李永斌

事物有宽窄,恰如人生有薄厚,宽与窄既是测量尺度,又是人生态度。

宽与窄并非一成不变,正如弹簧般可屈可伸。心胸若宽,能盛百事;肠胃狭窄,粒米难存。人生如行驶的舟船,一帆风顺时不可自满,心依旧同大海一样宽阔,一路便能平安度过。而在遇到艰难险阻时学会自己变窄,削减宽度,方能轻松穿过瓶颈,继续乘风破浪。待人接物要宽,自我严格要窄,人生成功与否,全在宽窄之间。

连载

第一次,我在极度的疲惫之下,开始思索人究竟应该怎么活着的问题,同时感到了大于身体上的劳苦的精神痛苦。这时候,我的父母已经割到地头折回来了,他们割麦子的动作协调,步调迅捷,像是两部精良的机器。我躺在那里,惊奇地目送我的父母并肩从我身边弯着腰刷刷地割过去,感到了一种伟大和悲酸。在北方农村,像我父母这样对劳动习以为常的农民太多了,他们在超越身体痛苦的同时,达到了精神上的平和,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达观情绪。我曾经以为农民是麻木的,后来知道不完全是这样的,他们是认命的,本分的。假如你问起一位农民:你是干什么的?他会回答你:“受苦的。”我们那里的农民都这样回答类似的提问。这回答里没有任何抱怨和不满的情绪,它只是一个

普通的回答,告诉你:“我是个种地的农民。”有限的文化,不足以使他们反思命运、审视人生。而像我这样不能安分守己受苦的人,多是由于脑子里所学到的文化知识作怪——学识使我的思想活跃,对生活方式产生疑问,并最终背离了祖辈的人生观。我坦承:我是农民中的一名逃兵。

或者我不具备一个合格农民的禀赋。夏收是农民最重大的课题,而我却不能承受它带来的压力。我第一次真正做一名夏收劳力就付出了血的代价。我11岁那年,麦子长势喜人,穗大粒圆,丰收在望,但天气预报却带来连阴雨将至的坏消息。对丰收的渴望和对灾难的惧怕令农民们惶惶不可终日。我父母终日守在麦地里,看着麦子一点点变黄。他们与邻地的农民聚在一起忧心忡忡地看天,一次又一次拽下一颗



46

李骏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麦穗来用手掌搓开,吹去麦壳,观察麦粒的成色。每个人都捻一颗麦粒扔进嘴里,用槽牙去咬,却总也听不到那象征成熟的清脆的破裂声,而天边已是黑云压山了。终于,他们决定提前开镰——歉收总比麦子全烂在地里好。就在这龙口夺食的

的抢救关头,我接过了父亲递过来的一把镰刀,第一次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。我努力地按照父亲教的动作要领去做:左臂挽麦秆,右手拿镰刀。可能是那种紧张的氛围令我心神不宁,也可能是尚青的麦秆韧性太大,我怎么也拉不动镰刀。一着急,拼了命去拉,镰刀却滑开了,锋利的刀刃轻轻划过我的大脚趾,我只觉得那里微微有点疼,低头去看,大脚趾的指肚像蛤蟆叫一样张开了大嘴,白肉外翻,血还没来得及流出来,恐惧令我号啕大哭。很久,父母才忧心忡忡地跑过来问怎么回事。看到我的血把凉鞋都弄湿了,脚下的土地变成了黑色,母亲说:“你就不看这是什么时候?!”父亲说:“指望不上你,回去吧。”我满腹委屈,弄不明白父母怎么突然不把我当回事了,只好自己用一只脚跳着逃回了家中。后来,那年

的麦子还是被连阴雨泡在了地里,麦芽长得像豆芽一样又粗又长,我们吃了整整一年黏牙的面。回想那时候因脚伤逃避了夏收的恐怖和劳苦,我当时是深为自己的侥幸窃喜的。但我不曾想到,我终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,到那个时候,一切都将无法逃避。

夏收中重要的另一项工作是打麦,这活儿在累之外又加了一个脏。麦子运到打麦场上后,农民就成了矿工。麦子上的粉尘将每个人露在外面的皮肤都罩上一层厚厚的黑垢,除了一口白牙,五官根本无从分辨。我成为一名壮劳力后,负责把脱粒机吐出来的麦粒扔到垛顶的工作。一把三齿叉,连续几个昼夜地挥动,劳累倒算不上什么,困倦使人也只会重复那一个机械动作了。

随笔